

陳銘樞新傳

(一)

●朱伯康

孫中山的忠實信徒

陳銘樞字貞如，晚年自稱一緣。一八八九年十月十五日生於廣東合埔縣漳嘉村，地近北海，舊屬廉州，今屬廣西北海市。

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五日，在一次座談會發言中，過於興奮，突感不適，心臟病突發，與世長辭。終年七十六歲。

陳銘樞是堅強的愛國者，是軍事家、政治家、社會活動家，是詩人，又是出版家和書法家。一生熱愛祖國，追求真理，勤學不懈，隨時代而進步。他經歷了舊民主主義、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三個不同歷史階段，均站在時代前頭，作出了巨大貢獻。他自幼年起，即立志救國，青年時代追隨孫中山參加同盟會，參加辛亥革命及討袁之役、護法運動，掃清廣東軍閥割據，統一革命發源地，擁護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是孫中山的忠實信徒。大革命時代，北伐戰爭中，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第十師師長及十一軍軍長，參加馬迴嶺、汀泗橋、賀

勝橋和圍攻武昌諸戰役，能以少勝多，能攻能守，迭克強敵，屢立戰功，與張發奎、葉挺、鄧演達、黃琪翔、蔣光鼐、蔡廷鍇均為當時鐵軍名將。

亦儒亦佛允文允武

南京政府成立後，歷任軍政要職，曾經過艱辛曲折道路。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看清日本帝國主義蓄意要滅亡中國的野心，矢志救亡，領導和發動一九三二年上海「一二八」抗日戰爭和一九三三年福建「人民政府聯共抗日」革命。失敗後，在海外展開抗日救國活動，參加國際反侵略和反帝大同盟，參加左翼國民外交活動，參加各種國際反法西斯大會，訪問蘇聯，配合中共擴大統戰政策，在抗日救國和新民主主義革命中，作出不可磨滅的貢獻。在社會主義革命階段，他遇事認真，正直無私，知無不言，敢於講真話。在一九五七年「反右」鬥爭中，不幸被錯劃為「右派」，遭受不公正待遇。此後生活寂寞抑鬱。他興趣多方面，能詩善

書法，亦儒亦佛，乃文乃武。一九七九年撥亂反正，他獲得平反，恢復名譽。各方人士均欽敬他一生正直，遺愛在人，捨己救人，打抱不平，對祖國對人民作出了偉大貢獻，尊敬他是政府長期合作的親密誼友。所遺詩文及書法選集，歷年來各界人士所寫紀念文章，均是歷史豐碑，均是新傳最有價值的依據。

當一九二七年夏，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在南京設立政治工作人員養成所時，登報招生，我即考入為學生，主任是陳銘樞，副主任是劉文島。一九二八年陳銘樞任廣東省政府主席，第十一軍駐粵，在廣州河南辦了一個十二軍軍官教導隊，我被召入隊為學員。畢業後派往海南島萬寧、陵水，蔡廷鍇第十師三十團三營為指導員。從此成為十九路軍一成員，屢受陳銘樞垂青，歷史同路，有深厚感情，故寫此以為紀念。

入同盟會投身革命

陳銘樞出身於書香門第，父親是清朝廣

生，以教書爲業，家境清貧，自少隨父讀書學習，早受中國傳統文化薰陶，有舊學根底。一九〇六年，滿十六歲時，考入廣東黃埔陸軍小學第二期，這時正遇清政府實行「新政」，建立新式陸軍，兩廣總督岑春煊盡力推行，風氣所開，報考學生尤多，達數千人。考場設在原來鄉試地方，可見其重視。陳入學後，遇第一期學生陳漢柱、何倬儒等皆爲同盟會會員，且皆爲客家人，在語言鄉情上較易接近，接觸「興漢排滿」民族革命新思想，介紹陳加入同盟會。入會以後，得知鄒魯、姚雨平、張歐村諸人皆同盟會會員且均爲客家人，在感情上，在組織關係上，更深入一層。於是暗中發展組織逢星期日約同學到山崗僻靜處講解革命道理，願加入者填寫盟書（誓詞），陸續入盟者甚多。當時東京出版的《民報》、譚嗣同的《仁學》以及《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大多數同學均愛讀。同盟會會員中有趙聲，字百先，江蘇鎮江人，任陸軍小學監督，新從南京新軍三十二標統任內調來，到任第三天接見新同學陳銘樞，陳用「握手暗號」對暗，談及宋明理學，趙聲即說「中國禮教，經過朱熹，更是變本加厲，已成了吃人的東西，我們投身於革命的人，應對之深惡痛絕，萬不能再受其毒害。」陳銘樞原來在父親影響下，不覺得朱熹有什麼爲害，聽了這番話，引起深思，歷久難忘。

就讀南京陸軍中學

趙聲與學校總辦在性格、作風、思想上均不合，鬧到新軍督辦公署，由此辭職調到燕塘任新軍第二標統，陳常去燕塘看趙，在鄰近白雲山能仁寺散步，談革命道理。趙介紹廣州朱太符（朱執信）與陳會面。朱執信其時任某校教員，住豪賢街，在朱處結識當時新軍中傑出人物倪映典。倪係安徽合肥人與新軍熊成基進行革命活動，已升至營帶（營長），被人告密，隻身走廣東，投入新軍，一九〇九年陰曆除夕，廣州新軍與巡警發生衝突，倪恐機密洩漏，隻身馳入燕塘軍營，先發制人，擊斃管帶漆汝漢，帶領步砲工聯各營新軍約二千人出營，迅速佔領東門外錢局後小山，準備攻城。清軍派人僞作和解，倪策馬立陣前，曉以大義，慷慨激昂，勸清軍起義。敵人突然開砲，擊倪墜馬，爲清軍所俘，最後大罵敵人不屈而死。此事對少年陳銘樞教育甚深，自期革命軍人應有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英雄氣概。

陳銘樞在黃埔陸軍小學畢業後，升入南京陸軍中學（亦稱陸軍第四中學）。此時已是辛亥革命前夕，陳與在香港的趙聲通訊不斷，得知同盟會會員革命黨人從南洋、日本各地回香港者很多，斷定將有革命行動，遂向學校請准十幾天假，托辭回鄉省親，到達香港，見到趙聲，在座有福建人方聲洞、林時瑛、李文甫，知道他們剛從日本回來，參

加起義。陳銘樞表示也要參加，並說：「我回來是要參加起義的。」趙聲嚴肅說：「你們軍官學生，是將來的革命種籽，以後推翻滿清，全靠你們這一批人，怎好輕易犧牲呢？況且這次起義，成功與否，還不可定，你趕快回去吧！」陳未便堅持，只要求在請假日期尚未滿之時，暗中找到廣州看看情況，趙同意，當天即去廣州，在廣州秘密機關中見到姚雨平等，他們亦勸陳趕快回南京。陳只好乘船回寧。到達上海，剛登岸，見報載，知道廣州發動的起義，於昨日失敗，犧牲同志甚多。這個噩耗是晴天霹靂。這就是三月二十九日廣州黃花崗之役。此後不久，譚人鳳來南京見到陳時，說到起義失敗，大罵胡漢民之弟胡毅生失職，當時他負責指揮的一路，根本未曾發動起來；而其他好幾路負責人亦有責任。配合不靈，支援不力，是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

趁夜偷運槍械彈藥

廣州起義失敗後，孫中山在海外積極策動，令黃克強遷移同盟會機關至上海，委陳英士負責組織工作，譚人鳳負責交通，二人先後到南京聯絡同盟會革命志士，至陸軍中學與陳銘樞見面，委陳負責陸軍同志間聯絡工作。校中同盟會會員有呂超、金仲賢、吳興五、任援道等參加工作。任援道還與陳共同對外聯絡。一九一一年舊曆八月十五夜，譚人鳳突然到南京，通知陳他自己將去武漢

，在武昌的同志將發動新軍起義；南京等方面，總部認為部署尚未就緒，不宜輕動。不久武昌起義消息傳到陸軍中學，全體學生除旗籍人外都興高彩烈，喜形於色。連續秘密開會，準備響應。其時陳銘樞將屆畢業，知道作野外實習時所用槍械藏在禮堂後武器庫中，趁夜深人靜時將槍械子彈偷運出去。不意清軍當局事先已運走，赤手空拳，徒留南京，已屬無益，乃決定齊赴武昌，參加戰鬥。大家推選陳銘樞為代表到上海總部請願，到達上海時，恰好宋教仁當晚要離上海去武昌，尚能及時見面，宋問你們要去武昌共有多少人？陳答：有四五十人。宋即在皮包中取出一疊鈔票共五百元，作為路費，並說：南京方面已派柏文蔚（烈武）負責，你們可和他接頭。說畢即去搭船去武昌。陳回京，約同學出校商定，分三批往武昌，第一批由陳銘樞率領，同行者有李章達、蔣光鼐、李伴奎、范其務、陳果夫等十餘人。

乘船抵漢口後，即過江到武昌，向都督府報到。其時清軍援兵已開抵漢口，佔據京漢鐵路劉家廟車站（循禮門），礮口等處，與漢陽兵工廠僅一河之隔，形勢緊張。陳銘樞等接到命令，編為中央第二敢死隊，由胡瑛率領，領到槍枝彈藥後，翌晨開赴漢口龍王廟上岸，順黃陂街轉入後城馬路，陸續前進，到達自來水塔（後名中山路）附近，發現敵人，即展開戰鬥。是役有同學王卓陣亡，范其務負傷。至晚由領隊率領回到武昌，

命令到漢陽保衛兵工廠。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三日，黎元洪在武昌閱馬廠拜黃克強為革命軍總司令，命令南京陸軍中學生志願來投效者，隨黃總司令到漢陽總司令部守衛，隨即編為學生隊。南京來的第二、三批學生也到達，共有百餘人，一起編入學生隊，直屬總司令部。十一月下旬，黃克強有事回上海，學生隊一部分隨行，陳亦在內。同行者有黃的夫人徐宗漢、廣東女同志張竹筠、日本志士萱野長知等。黃克強抵滬時，上海已為光復軍佔領，陳英士任滬軍都督。黃克強初駐火車站附近南海會館，後移居法租界內，陳銘樞等學生軍任寓所守衛。半月後，廣東姚雨平率北伐軍到上海，曾參加收復南京戰役，鄒魯為經理局長，調陳銘樞為姚部劉某營營連長。十二月廿五日，孫中山到了上海，一九一二年元旦，在南京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黃克強任陸軍總長兼參謀總長，當天晚上姚雨平率領北伐軍中同盟會會員多人，到總統府祝賀，陳銘樞在內。孫中山神采奕奕，用客家語與姚雨平交談親如家人，所有與會同志均感到十分溫暖。

放棄留學進入保定

推翻滿清帝國，建立中華民國，頒佈憲法《臨時約法》，陳銘樞隨姚雨平北伐軍到南京後，有機會去日本或法國留學，又有機會保送到保定軍官學校學習。陳把留學機會

讓給同學謝嬰白，自己選擇了進入保定軍校學習！成為保定第二期學生。同班同學有蔣光鼐、吳藝五等三十餘人。在保定軍校時，曾去江西支援李烈鈞革命起義，又去廣東發動民軍關仁甫起義，陳在此役中因事泄被捕，得到同志救援，由廣州藥舖「陳李濟」保釋出獄。一九一二年孫中山辭去大總統職，讓位於袁世凱。黃克強亦辭去南京政府留守職，革命黨人宋教仁、王寵惠、蔡元培、王正廷辭去內閣閣員，繼之宋教仁遇刺，袁世凱竊國篡權，革命進入低潮，革命黨人不易在國內立足，陳銘樞與吳吉甫、吳藝五、方聲濤等一起亡命日本，動身時為一九一三年年底。

陳銘樞等到達日本時，正遇孫中山和黃克強及許多國民黨骨幹都到東京，租房住下，經費由黃興、李根源籌集支應。黃興奉孫中山命委任殷汝瀾在東京郊外大森，設立軍事學校，對外名稱為「大森浩然廬」，招收學生近百人，陳銘樞報名入學，同學有四川人呂超、陝西人徐景翼，還有李明揚、江炳靈、吳藝五、殷公五等。教師有日本陸軍大學畢業的退休軍人，以及日本大學的教授等。學習幾個月後，孫中山改組國民黨，改為中華革命黨，吸收革命性強者加入，加入時須宣誓忠於革命並打手印表示決心。為推動反袁世凱的二次革命，派很多同志回國活動。一九一四年呂超奉派回四川進行軍事活動，陳銘樞奉派回廣東編練地方隊伍，在西江

肇軍任職。鄧鏗（字仲元）奉派至東江潮屬黃岡及惠州策動陸軍反戈。朱執信奉派至南海番禺、三水一帶組織民軍起義。朱卓文、周之貞、李海云、鄒武分別至香山、順德以及高雷地區運動民軍起義。但條件不成熟，互不通氣，往往失敗。

一九一五年朱執信陳炯明兩方面軍隊被龍濟光軍擊敗。在上海陳其美、鈕永建，同時所經營的討袁之役，在肇和艦起義時，亦因不能一致而失敗。

改編粵軍宣佈獨立

一九一五年十二月，蔡錫在雲南通電全國，發動護法討袁起義，全國響應。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竊國大盜袁世凱在全國反袁怒濤中，雖取消帝制，仍受譴責，突然暴斃。

黎元洪繼任總統，段祺瑞任國務總理。孫中山及護國軍號召恢復國會及《臨時約法》，約法中規定「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中國人民享有人身、財產、居住、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通信、信仰等自由。有選舉權，被選舉權、訴訟、請願等權利。」凡被袁世凱破壞者，均須恢復。一九一七年七月六日孫中山由上海乘軍艦赴廣州，籌建西南護法政府，隨行者有朱執信、廖仲凱、何香凝、章炳麟等。非常國會在廣州召開，組織軍政府，選舉孫中山為大元帥、陸榮廷、唐繼堯為元帥。這時陳銘樞任肇軍游擊營一營長。肇軍三營分駐三羅，陳營駐羅

定連灘，收編羅店商團，編成一連，任原商團正副隊長區宗麟、蔡廷鍇為正副連長，鄧世增任營教官。進行嚴格訓練，一切按照「步兵典範令」及陸軍規範練習，使肇軍成為有訓練能戰鬥部隊。一九二一年九月。陳銘樞營長乘船自江門到陽江，粵軍正攻下淡水、惠州，全省民軍起義，粵人治粵空氣甚濃。受桂軍節制的魏、李兩部隊在省城獨立，都統楊鼎中亦自動放棄職守，所遺全部四個營之衆，士兵大部分為欽、廉、羅定、陽江子弟，均願歸依陳銘樞統率，陳即在陽江宣佈獨立，改編所部為粵軍第六軍第一縱隊，陳任司令，蔡廷鍇任司令部上尉副官，歸第六軍李耀漢節制。粵軍開入省城，桂軍退至西、北兩江地區。

粵軍係孫中山所手創。當中山至粵護法時，北洋軍閥有以段祺瑞為首的皖系，有以馮國璋為首的直系，又有張作霖為首的奉系。在廣東，則有袁世凱爪牙龍濟光，奉段祺瑞之命移駐瓊崖（海南島）；有桂系舊軍閥陸榮廷部隊在粵，其部下大將陳炳坤、莫榮新，先後任廣東總督，與北洋軍閥勾結，操縱廣東政局。孫中山為鞏固革命基地，必須自建革命軍隊。除陸續收編民軍外，有前省長朱慶瀾所統率的省防軍二十營，改編為粵軍，初名「援閩粵軍」。一九一八年一月至十一月，援閩粵軍獲得勝利，自漳州返粵，分駐廣州、汕頭、潮梅等地訓練，擴編部隊，任陳炯明為總司令兼第一軍軍長，許崇智

為第二軍軍長，原中華革命黨軍務次長、粵軍總部參謀長鄧鏗（字仲元）兼任第一師師長，李濟深任師參謀長，陳銘樞此時（一九二一年十月），奉命開往江西，襲擊桂軍，乘船到高要屬永安登陸，即開往四會、連塘等處。其時桂軍集肇慶，激戰兩日無進展，不久援軍開到，合力攻擊，佔領肇慶，桂軍潰退，陳銘樞部隨後追擊直至德慶。此後再開入連灘整理，歸西江善後處葉舉節制，改編為粵軍第五十四統，統領陳銘樞。部下蔡廷鍇仍任上尉副官。駐防連灘不久，奉命調至陽江駐防，時為一九二一年底。

整訓部隊嚴肅軍紀

一九二一年正月，陳銘樞部自陽江調至省城改編。因此時粵軍趕走盤據廣東多年的桂軍陸榮廷部隊，軍隊擴充整理，任鄧鏗兼粵軍第一師師長，負責編練新式精練軍隊，需有新興力量參加。陳銘樞的黃埔小學同學鄧演達，任第一師鄧鏗的參謀，極力主張將陳部編入，經他介紹將陳部編為粵軍第一師第四團，陳銘樞任團長，戴戟任副團長，陳濟棠任營長，蔡廷鍇任大旗官。改編後，陳銘樞的粵軍第一師第四團駐省城北較場四標營，進行極嚴格的軍事訓練，尤重軍風紀，出操上講堂、散兵、野外、射擊教範，均最勤勉，為社會所敬重，稱為「全粵軍模範團」。而師長鄧仲元素重視訓練，曾以「模範師」自期，常勉勵部屬以革命軍人自律，更

有愛國心，有遠大抱負，有嚴肅的軍紀。鄧師長的治軍精神為中山所欣喜，他原任中華革命黨軍務次長，辛亥革命時光復惠州的統帥，此時尚任粵軍總部參謀長，深為中山所倚重。陳銘樞的粵軍第四團，是此後十九路軍的前身和起點。

一九二一年五月五日，孫中山就任非常大總統，以陳炯明為粵軍總司令兼省長，鄧鏗兼參謀長。令陳炯明率軍西上廣西討伐陸榮廷。中山為了貫徹護法主張，決定先行肅清桂系殘餘勢力，然後出師北伐。這時桂軍陷南路高、雷、欽、廉，孫大總統令粵軍第一師為總預備隊。後又因桂軍沈鴻英部攻陷連縣陽山，命第一師出發往剿。不數日第一師第四團奮戰在先，克復連縣和陽山將沈軍擊潰，凱旋歸防。此役陳銘樞的第四團立功，遂增編第三營，經鄧演達推荐，以繆培堃為營長，調升蔡廷鍇為第三營第十一連上尉連長，所屬排長張世德、司務長區壽年，均成為此後十九路軍的骨幹。援桂粵軍攻下南寧、桂林要地，所向皆捷，陸榮廷等桂系軍閥敗退出走，廣西平定，孫大總統駐蹕桂林，任命馬君武為廣西省長，並決定出師北伐。此時第三國際派馬林到桂林求見，由陳友仁、李祿超自廣州陪同前來，孫中山和夫人及陳友仁接見，密談多日，與蘇聯取得聯繫。

首次北伐連戰皆捷

廣西平定後，孫中山即下令首次北伐，粵軍第一師奉命參加，四月間補充軍實後即出發集中韶關，許崇智為總司令，以第一師為右翼，向始興前進，再向水口集中，進攻江西。陳銘樞團長召集全團訓話，闡述北伐意義，人人精神振興士氣昂揚。雖當盛夏酷暑，道路泥濘，舉步艱難，但部隊能吃苦，行軍甚速，第二天即達鐵石，與敵接觸，激戰至黃昏，北軍不支，向信豐方面退卻。蹣尾追擊至信豐，敵無力抵抗，即以日行一百里行軍速度，追至贛州附近，固守贛州之敵為北軍第九混成旅方本仁部，該部素稱勁旅，在距贛州十餘里之黃八嶺佈防，筑有堅固工事，陳銘樞率團展開攻堅戰，激戰三日，敵仍固守頑抗，我軍傷亡頗多，營長李時欽陣亡。陳銘樞團乃組織敢死隊百餘人，歸工兵營營長鄧演達指揮，任蔡廷鍇為敢死隊長，向敵弱點進攻，上午四時即衝出敵人防線，奮勇突進，至七時已將敵人一部防線攻破。繼續攻擊，後續部隊亦陸續增加，激戰至晚，始將敵陣地黃八嶺佔領。破黃八嶺後，乘勝進佔贛州城。此城三面皆水，形勢險峻，易守難攻，向有鐵城之稱，陳團在第一師各團配合下，首先攻佔聲名顯著。

攻佔贛州後，休息一週，北伐軍左翼已佔萬安、太和，右翼已至興國，陳銘樞團亦正渡河前進，所至連戰皆捷，軍心甚壯，皆以為可長驅北進，逐個掃除北洋軍閥，勝利可期。不意傳來壞消息，謂陳炯明叛變，廣州發生大事故，首次北伐暫停前進。

脫離部隊南京學佛

正在首次北伐進軍時，陳炯明暗中勾結北洋軍閥，洛陽吳佩孚，湖南趙恒惕，密謀篡奪軍政大權，扣發支援北伐軍的槍械彈藥等軍需品，派入暗殺第一師師長鄧鏗於大沙頭火車站。一九二二年六月一日，孫中山由韶關回廣州，以大無畏精神坐鎮，希望化險為夷。六月十六日，陳炯明叛變後，作出令北伐軍回師的布置，六月十八日令翁式亮率黃任寰師進據韶關，抵抗北伐軍回擊；又令北伐軍中粵軍第一師經由和平，連平兼程回師。陳銘樞第四團奉命向信豐前進，經貝嶺，回駐龍川。這時粵軍第一師一團去向不明，二、三兩團受陳炯明運動，加入叛軍。陳銘樞之四團及鄧演達工兵營，進駐河源，按兵不動。陳炯明派人向陳游說，陳銘樞不為所動。但內心十分紊亂，粵軍分裂，內部將要互相殘殺。於是陳乃隻身離去部隊，去省城，不久即去南京入支那學院從歐陽竟無大師學佛。所遺第四團交由陳濟棠統率，調往西江訓練，歸第一師師長梁鴻楷指揮。

舊部官兵歡迎歸隊

一九二二年八月九日，孫中山從各方面消息證實前方軍事失利，留在永豐艦無益，乃決定離艦經香港返上海。到上海後，至一

九二三年初，中山鑒於革命失敗經驗，決定採取聯俄聯共政策。一月二十六日，發表「孫逸仙越飛宣言」。應廣東及西南各革命將領迭電邀請，乃於二月廿一日返抵廣州，即在大東門外農林試驗場設立大元帥府，復任大元帥職。同行回廣州者有廖仲凱、楊庶堪、張繼、陳樹人、蔣介石、陳策、何成濬等。四月三日，遷大元帥府於河南士敏土廠。決定繼續北伐必須先滅陳炯明叛軍解除後顧之憂。夏間出師東征討伐陳炯明，自己不顧勞苦，設行營於石龍，且至博羅督戰勞軍。原由陳銘樞統率之第一師第四團各營、連長推舉團附戴戟率領，向大坡山前進，直開梧州，即與接受孫中山命令誓師東下逐陳之滇軍聯絡，擁護孫中山，與聯軍東下，暫歸劉震寰指揮。第四團循西江南岸而行，到達馬口時，遇「粵陳軍」（陳炯明叛軍中之粵軍）已無鬥志，紛紛敗退，四團沿鐵路前進，到達省城。滇、桂軍亦到達省垣後，大軍混雜，秩序紊亂。四團駐觀音山腳執信學校，為避免衝突，移駐東較場大沙頭一帶。不數日，開往江門、新會一帶整理。第四團及工兵營共五營，編為大元帥統率下第二旅，張發奎部編入第一旅，旅長卓仁權，二旅旅長陳濟棠，三團團長鄧演達，四團團長戴戟。一、二兩旅合成為第一師，師長李濟深。編配完畢，即準備東征討伐陳炯明。任許崇智為東路討賊軍司令，率師開抵潮梅一帶，李烈鈞以大本營參謀長名義赴汕頭收編判軍殘部，正在軍事行動之際（約在五月間）沈鴻英公開叛變，洪兆麟亦再度叛變，許崇智出師不利。沈鴻英投北洋軍方本仁，戴戟率四團奉命隨全旅出發討伐，攻清遠，沈軍迎戰；激戰兩晝夜，始破清遠城。沈鴻英又引北軍陳光遠部數萬到達韶關；西江方面沈軍黃鎮邦、張希弼部乘時由肇慶下莊省城，情勢吃緊。四團又奉命轉赴西江作戰。在肇慶，蔡廷鍇任攻城先鋒隊長，攻下肇慶城。西江取得勝利，調至東江聲討陳炯明。四團團長戴戟調至西江講武堂為堂長，團長由蔣光鼐接任。在東征期間，二年前由河源離部隊至南京學佛之原第四團團長陳銘樞回到肇慶，蔣光鼐、蔡廷鍇等往見，歡迎歸隊。陳銘樞此次回來，增加原四團官兵希望。此時已秋去冬來，孫大總統將原粵軍改名為「建國粵軍」，任陳銘樞為第一師第一旅旅長，張發奎之獨立團改為第一團任團長，蔣光鼐為第二團團長，蔡廷鍇為第一營營長，黃固為第二營營長，黃質勝為第三營營長，區壽年為蔡營之三連連長，槍械不足，由廖仲凱撥「六五槍」一千枝補充。新年過後，陳銘樞奉命在賀縣殲滅沈鴻英部。再調東江加入東征軍，佔領惠州，進駐淡水，又進軍佔領河婆、棉湖、續向興寧、五華追擊。乘勝攻下梅縣，收編不少投誠敵軍。陳炯明殘部退粵閩邊境，陳旅告捷，奉命開往松口，在三河壩等處整理候命。

掃蕩叛軍討伐東楊劉

在東征討伐陳炯明期間，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四至三十日孫中山召開了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制定「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實現國共第一次合作，同時聘請鮑羅廷為政治顧問，加倫為軍事顧問，參照蘇聯軍事制度，創立黃埔陸軍軍官學校，派蔣介石為校長，周恩來為政治部主任，李濟深、鄧演達為教練部正副主任，王柏齡、葉劍英為教授部正副主任，鄧演達、張治中為入伍生總隊長。一時人才濟濟，革命熱情高漲。對前線士氣鼓舞甚大，軍事上各戰線都取得勝利。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孫中山應馮玉祥之邀，北上赴北京，主張召集國民會議，廢除不平等條約，謀求中國之獨立與自由。不幸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孫中山病逝於北京，彌留之際，殷殷以中國革命為念，遺囑「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中山逝世後廣州革命政府加緊掃蕩殘敵，所向告捷肅清東江殘敵後，出師南路，討伐楊（希閔）劉（震寰），陳銘樞旅和黃埔軍校學生軍所向掃蕩叛軍，勢如破竹，回師省城，滇、桂叛軍全部肅清，廣東統一。一九二五年七月，國民政府成立後，將駐粵各軍一律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初步編一至七軍，第一軍軍長蔣介石，副何應欽，政治部主任周恩來，由黃埔軍校學生

及許崇智軍一部分組成。第二軍軍長譚延闓，由原有湘軍組成。第三軍軍長朱培德，由原有贛軍組成。第四軍軍長李濟深，副陳可鈺，由原有建國粵軍第一師為基礎編成，陳銘樞為第十師師長，蔣光鼐為副師長，陳濟棠為第十一師師長，梁鴻霖為第十二師師長，徐景唐為第十三師師長，張發奎為獨立旅旅長，葉挺為獨立團團長。蔡廷鍔為二十八團團長，屬第十師陳銘樞節制，政治部主任李笠農，後為徐名鴻。

兩廣統一國共合作

在第一次東征勝利回師廣州。又平定揚劉之亂後，廖仲凱不幸遇刺身亡，逃竄閩贛邊區的陳炯明叛軍乘機竄回東江、韓江地域，而已順投過來的楊坤如部因許崇智被逐，再度附逆，盤據惠州。盤據南路的鄧本殷部亦隨機聯合東江叛軍，企圖夾攻廣州。是年十月，國民政府命令新編成之國民革命軍，分兩路，同時出發作第二次東征，並出師南路南征，討伐鄧本殷。東征軍一路以蔣介石為總指揮，率領第一軍全軍，四軍張發奎第十二師（由獨立旅增編），陳濟棠第十一師，及葉劍英所部新編團，組成大軍向東江進軍。在惠州攻城戰中，步兵一排一排衝鋒，傷亡慘重，終用砲兵轟開缺口，攻破東江天險的惠州，奠定了勝利基礎。南征軍一路由李濟深任總指揮分兵三方面，一由李宗仁率廣西部隊向高州、廉州進軍；二由陳銘樞率第

十師及第十二師梁鴻霖向四邑，三埠前進；三由朱培德率贛軍為後援部隊。陳銘樞率師開赴三埠，遇梁鴻霖師在恩平叛變，勾結鄧本殷所屬，蘇廷佑師向第十師壓迫，蔣光鼐率蔡廷鍔團即在單水口佈防，敵眾我寡，兵力懸殊，不待朱培德贛軍增援，而發起決戰，陳銘樞急調駐新會的二十九團趕赴單水口，歸蔣光鼐指揮，激戰三晝夜，卒將敵擊潰。朱培德部王均旅開到時，戰事已勝利結束。第十師各部乘勝追擊，聯合李宗仁所屬俞作柏部，向高州化州進攻，又配合胡宗鐸部向欽州、廉州進攻，將鄧本殷、申葆藩軍擊潰。殘敵不支，向海南島逃竄。至十二月

旬，東征軍勝利之師陳濟棠的第十一師，調到雷州張發奎第十二師在陽江殲敵後亦到達，均在雷州與陳銘樞師會合。一九二六年一月三日總指揮李濟深下令各部由海康、徐聞、乘帆船渡海，進軍海南島，先在文昌、瓊山及沿海岸地帶擊敗鄧本殷軍，殘部不支紛紛進入內陸五指山區，旋即派兵搜索進行掃蕩，所遺殘部繳械投降，南路及海南島平定。陳銘樞第十師調駐欽、廉、陳濟棠第十一師調駐高、雷、張發奎第十二師留駐瓊崖。此時兩廣統一，革命根據地已鞏固，準備大舉北伐，在三大政策，國共合作之下，歷史進入大革命的新階段。（未完待續）

聖文庫 拾夢抒懷

隆重 李 潔 著
出版 新臺幣壹百伍拾元

本書作者早歲在浙江從政，迭宰大邑，來臺後從事新聞行政、主持電影及出版事業，閱歷宏豐，見聞廣博，名作家阮毅成、周道濟二位教授在本書序文中均推崇作者就個人過去生活片段，以慧眼傾抒其感受，匯為智慧的結晶，與一般回憶錄不同，讀來令人心領神會，趣味盎然。三十二開本，穿線平裝，定價新臺幣壹百伍拾元，歡迎購閱。
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二號聖文書局帳戶。